四佳集 十二

記

四佳文集卷之一

記

無盡亭記

廣陵之西有憂村距京城僅二十里花山權公卜地開別業作亭其後面園圃俯闞津左右湖山控挹千里盡一方之形勝而有之朝謁之暇往復登臨以寫衷猶之悰扁曰無盡索予記(居正)曰天地覆燾包括無盡也日月照臨明燭無盡也雨露風霆有無盡之氣象山川草木有無盡之形狀四時相代變化無盡也百年相禪古今無盡也觀乎陰陽屈伸消息盈虛之理物與我亦皆無盡也兄之所取者何在予竊思之江湖遠於廟堂朝市邈於

林泉兄遭遇 聖明佐翼興運功烈記乎太常聲
名昭于一時踐歷華要嚴笏 朝廷若飫膏梁棄
淡薄無所事於寬閑寂寞之中今則退食委蛇一
丘一壑寓興於無盡何其盛哉想夫終南蒼蒼漢
江滔滔瞻魏闕而思君望白雲而思親思無不盡
也見稼穡之艱難則思所以啓沃乎吾君聞田里
之愁嘆則思所以施澤乎吾民慮無不盡也至若
耕者蠶者舂者織者樵漁者畋牧者優游自適於
畎畝之間者無盡則吾心之所樂亦隨而無盡矣
自形自色自飛自走或潛或躍或榮或樵於大化
之中者無盡則吾心之所感亦隨而無盡矣豈朝
風弄月可一言而盡乎不知江湖耶廟堂耶膏梁

耶淡薄耶思無不周慮無不及然後可與言無盡之妙矣嗚呼蘇子瞻人傑也赤壁一賦萬古風流無盡一語盡天地物我之情然忠君孝親憂國愛民穌子之所不及而兄獨得之此無盡之所以為無盡也居正有薄田數頃比隣相從兄之所得於無盡者亦居正之所同樂也他日詠歸來之辭詞窈窕之章與兄憑高眺遠一觴一詠當畢無盡之說

風月樓重新記

平壤三朝鮮高句麗之故都高麗氏置西京又曰鎬京後設萬戶府又改為平壤府入 本朝仍之府為西北一道之都會其地廣其民夥其俗醇繁

華佳麗甲於東方往往有仙蹤靈跡竒形異觀前
代人物之風流有足多想是以縉紳士大夫之遊
宦者咸樂之府之東北六七里有樓曰浮碧懸崖
絶壁下臨無地可以都諸勝而有之然使華執掌
之餘非跬步可致洪武辛亥巡問使林侯始建風
月樓五楹於廣會之中羣山拱挹長江逶迤俯臨
池沼上下天光樓之勝與浮碧齊名冠盖賓客之
來止輙登臨眺覽賓主獻酬從容自得樓之勝又
先於浮碧而獨擅名於一府矣第其營搆歲久頗
有殘缺天順癸未光山金侯謙光以監司兼尹于
府慨然有重新之志鳩村僝工方事經營成化乙
酉今監司吳侯伯昌繼來侯早以文武之才從事

西北掌其管鑰未幾入相銀臺出按是道吏民畏
而愛之政通化行百弊俱興迺即樓之舊址增大
其規模中立大廳宏敞廣豁爽塏高明左右有俠
室俠室之傍又翼以別室瓌偉清絶比古尤壯觀
者韙之樓既成居士適奉使來過時方七月既望
明月正中荷花盛開紅香霏霏綠影粼粼憑闌徙
倚俛仰古今山川雲物之精彩百倍於前矣侯觴
予請記夫樓之勝槩名樓之義牧隱先生記之詳
予何容贅予惟山林歟臯壤歟名區勝地乃天地
造物者之所秘慳其或發天地造物之秘慳為人
物風流之勝賞者則求之天下亦不多得岳陽一
樓名於巴陵滕王有閣侈於南昌黃岡之竹樓南

州之黃鶴是其傑然者也不有創物者經始於前好物者重新於後則天地造物無自而發其天機之妙人物風流於天地之間者或幾乎彫謝矣今平壤爲數千年王者之故都風月一樓山川勝槩無讓於向之所謂傑然者則侯之事於重新者亦可謂勤矣美矣哉昔滕王閣重修韓退之記之雖以退之之才之賢以辭列三王名留勝地爲榮顧以居正之不才名繼牧隱之後於之樓之勝豈非幸歟故不以文拙辭樂爲之書

司諫院題名記

經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春秋傳齊桓公有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雖不名官意亦尚矣漢武

帝始設諫大夫秩八百石光武置諫議大夫秩六百石厥後或置或否唐制諫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下有補闕拾遺分左右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其選始重宋興大抵仍唐之舊增損廢置間或不同建炎以後始制諫大夫不隷兩省時相與論議此後世名官之大致也我　朝開國之初仍高麗之舊諫官皆屬門下府謂之郎舍其員有左右散騎左右諫議直門下府起居注內史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妙選一時才望門地俱優者任之我　太宗二年辛巳始置別局以左右司諫爲之長秩正三品次知司諫從三品次左右獻納正五品次左右正言正六品俾專言責不兼他務恭惟

列聖相承任賢從諫養慷慨敢言之氣膺是選者孰不欲竭忠盡節益礪蹇諤以無負委任之意居正承乏為右大夫夙夜懼不稱報先是壁上有題名記備錄先生遷次日月第因歲久殘缺不可傳久謀諸同僚左大夫金公從舜知院事宋公處儉左獻納崔公泥老左正言趙公孝仝右正言李公淑瑊小加修整自國初迄今題名者安散騎景儉而下總七百六十八人噫盛哉居正嘗讀司馬公諫院題名記後之人將歷指其名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可不慎哉先生之言盡之復何言庶以此為同列相戒之辭云蒼龍丁丑

慶州倚風樓重新記

嶺以南素稱多名區勝地居正少有司馬子長之志踰嶺而商而善而星歷金晉訪咸寧抵于慶慶州古之鷄林而新羅氏故都也山川秀異雲物奇絶多有古賢遺跡足以償遠遊跌宕之氣第恨館宇湫隘雖有倚風一樓四簷低垂如坐甑中使人悶悶然壬午冬奉使再至府尹金公淡邀予登樓從容觴詠予曰滕王閣天下之名勝四海豪傑聞人才士登臨眺覽者不知幾人乃得王中丞而重新韓退之而作記斯樓之修之記當屬之何人乎金公莞然越數載館宇重新辛通判仲磷倩予記略書顛末歸之俄聞倚風樓又火火而未新者再稔丁亥春李侯念義來尹政修弊袪謀所以重新

迺即樓之舊址增大其規模經營締構巋然爲一道之壯觀繼而得田府尹裀生柳通判子濵又加賁飾功乃就緒索記於居正予惟物之興廢物之理也而其所以一盛一衰者亦莫不關於時運當新羅之初天降異人闢洪厖建邦國君臣道濟仁厚爲政三姓相傳幾一千年卒能平麗合濟富有東土此正唐史所稱仁人君子詩書之國是以想人物繁華之盛矣敬順王納土降麗如吳越錢王自是或州或府或縣隨時沿革不同高麗之衰島夷侵軼樓觀灰燼雲物彫喪讀稼亭李先生記可見當時之多故矣 聖朝天地涵育邊陲妥帖百年于玆慶地廣民稠物阜財殷爲東南府庫之最

吏又得人事無廢隳雖館宇樓榭亦皆一新是寔
知天之歆於前日者乃所以待今日耶今斯樓也
幨帷縻戟之巡臨騷人墨客之遊賞憑闌徙倚俛
仰古今感故都之興廢攬時物之推遷夷然豁然
陶寫性情有古登樓作者之氣象此豈非大平之
盛事而物理興廢之機耶嗚呼平壤三朝鮮高句
麗之故都山河人物之盛與興慶相為甲乙收隱先
生嘗記風月樓而 居正 記重新稼亭先生記斯樓
而 居正 又記重新以 居正 之不才名繼稼牧父子
之名於東西二京豈非幸耶故不以文拙辭而樂
為記

七休亭記

南郭先生扁其亭曰七休索記於四佳隱者隱者曰隱者以四名亭尚不知四又焉知子之休之七也哉然休之義可一言而盡休者退也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天之道也法天之道功成名遂身退人事之當然也伊訓曰罔以寵利居成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蓋言其休也古之休如留侯之引去兩疏之辭老陶彭澤之歸來錢若水之勇退是皆燭屈伸消長之理明出處進退之幾順天道而審人事者也司空啚唐之名賢見唐衰終隱不仕名其亭曰三休曰量才曰揣分曰老聵是亦知止知足明哲保身歟君子之儔也孫昉宋之達士名其亭曰四休曰飽曰煖

曰過曰老山谷黄先生記之詳斯亦自分自足自
與自適未嘗槩槩然嬰於心戀戀乎其外物也今
先生之所取者有一於是乎先生蚧然頭角早出
羣賢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蜚英聲馳駿譽如圖南
之鵬扶揺羊角而上行不知其所休矣踐歷臺閣
高視闊步功名之方至而未艾也富貴之來逼而
莫過也如騄駬騕褭騰驤九軋之中勢不能以自
休矣今則豸冠象笏正色立朝一出言一舉足皆
有規矱此可以掛冠拂衣引去退休之時乎先生
懐奇抱瑰大有施設他日功成名遂乞骸就養優
游晩節樂以歸休則未必非先生之自許而取以
名于亭也雖然休於休不休於不休乃所以為休

不休於休休於不休休非君子處休之道當揆之天道而洽合審之人事而適宜然後可與言休之道矣先生矍然改容曰三休四休之説粗嘗竊其緒餘并七爲扁至於法天道審人事處休之大者則微隱者吾誰與歸敢問隱者之扁以四佳何耶隱者曰先民有言四時佳與與人同四時者非春夏秋冬之謂乎四時之序功成者退亦四佳之隱義也先生輾然而笑請書以爲記先生誰司憲掌令孫舜孝氏字敬甫隱者誰達城徐居正剛中也

司憲府題名記

周禮記御史之名漢置御史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屬有御史稱其臺曰御史或曰蘭臺又與尚

書謂者為三臺唐復御史臺或曰憲臺或曰肅政
臺宋沿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曰臺院曰殿院
曰察院元亦有御史臺　皇明置都察院有左右
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諸路監察
御史高麗初稱司憲臺又曰御史臺後復司憲置
大夫中丞雜端侍御殿中監察文宗增置判事知
事忠烈朝改稱監察司有提憲侍丞侍史監察史
忠宣朝始稱司憲府以大夫為大司憲中丞為執
義侍御史為掌令殿中御史為持平監察御史為
糾正其後臺名官制亦不一　本朝仍麗舊曰司
憲府置大司憲一人秩從二品　世祖陞正二品
執義一人從三品掌令二人正四品持平二人正

五品專掌糾劾言事其屬有監察二十五人以他
官兼之　世祖朝皆帶本職減一員為二十四嗚
呼御史之職歷代重之其任重其責大其憂亦深
何者御史得人則君有過舉批龍鱗抗雷霆蹈斧
鉞而不辟將相大臣有愆違得以繩糾之宗戚貴
近有驕悍得以彈擊之小人在朝必欲去之貪墨
在官必欲屏之舉直錯枉激濁揚清正色立朝百
寮震攝其責任豈不重且大乎如或御史失人君
有過舉將相非人　朝廷有闕政　國家有遺事
若不聞不見如有物塞其耳有手掩其目有鉗緘
其口默默苟容則雖全身遠害於職分何於物議
何其憂也不亦深乎我祖宗以來重臺憲耳目之

選叅慷慨敢言之氣膺是選者孰不欲砥礪名節思副德意乎天順癸未秋居正以不才承乏大司憲未嘗拾遺補闕以裨 聖德十一年于今復叨重寄淺技劣能衰憊益甚徒積危懼一日與執義玄公碩士掌令許公迪金公自貞持平金公潤宗安公瑚論臺中故事舊未有題名記近有臺長有志者得黃翼成喜以下二百二十餘人題名然除授遷轉歲月未盡詳悉諸君稍修整之屬予記夫官府題名古也至於憲府亦所關尤重繼自今叅豸冠簪白筆讀是記者曰某賢某佞某忠某詐善爲法而惡爲戒使牽裾碎首之忠不獨專美於前而在位皆澄清慷慨之儔則題名之補豈曰小哉

予又聞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蚳鼃以士師諫孟子曰立乎朝道不行耻也工與士師非諫職尚然況職乎諫者乎職乎諫而道不行者乎吾爲是懼謹書此爲同列箴警之詞且詔後來云

友菊齋記

予與南陽洪侯忝同僚於成均侯有宿德雅望予甚敬重之侯嘗扁其齋曰友菊語予曰古之人有友菊者淵明其人也吾生千載之後不見淵明友乎菊所以友淵明也請子有記予曰天壤之間草木花卉可友者非一竹也節松也操梅於貞白蓮於通直皆君子之所取獨菊乎哉若尚友古人則事業如伊周功烈如管晏遭遇如蕭張文雅如王

謝獨淵明乎哉古人論菊之德曰隱逸是君子幽
隱肥遯之象柴桑翁生不遭時退托於花卉聊以
自適而已非丈夫功名富貴有志當世者之所取
也侯早捷嵬科多所揚歷出宰百里利澤在人入
長國學陶鑄作成又何事於飡英擷芳者之所為
而淵明氏之是友哉然侯之為人我知之矣天性
雅高襟韻灑落夙抱大才不大厥施而不以為慽
坐函丈樂英才之教育而不以為得隨其所遇處
之自若恬然若淡泊寂寞之與儔嘗開一室左右
蒔菊朝退之暇幅巾藜杖寄傲閑適於其間其必
有所得者矣觀其幽姿逸態凌霜傲雪不與浮花
浪蘂爭競於三春艷陽之時落落晚節耿耿自持

芬可揖也芳可隣也佚於斯時捨此菊復誰友哉
古之愛菊者莫如淵明佚擧白浮黃一觴一詠悠
然與淵明接神交於千百載之上不亦樂乎孟軻
氏亦曰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又尚友古之人佚
則其人也昔之人有以淵明配孔明者孔明之出
襄援亂陰功偉烈非淵明髣髴其萬一然論者至
比而同之則非拘拘於事爲之末直論其出處之
正趣尚之高耳非深知淵明孔明者能然乎今若
以佚不足友淵明則豈知佚與淵明者哉夫友者
友其德也友其益也友馨德而因友古之賢如菊
者豈非佚之益友哉予亦友乎蓮者也嘗以淨友
名其亭不知淨之德益於我如菊之於佚乎子固

予嘗曰菊之愛陶後無聞蓮之愛如予者誰嗚呼淵明之後自有其人舂陵之後豈無傳其心法者乎是以記

牛溪堂記

大興縣西有山嵳峨磅礴盤紆數十里曰鳳嶺有水縈回澶漫百折而西曰涇川嶺之麓有泉觱沸虢虢然逢源不渴者曰牛溪溪之北有洞窈深且廓李侯之墅都諸勝而有之麗堂扁曰牛溪以為藏脩之地環其堂花蹊竹徑暎帶遠近前其堂有沼蒔以芙蕖東有高丘上甚坦夷樹以松檜橡櫧間以柿栗梨棗遠而望之則羣山繚繞危青峭碧拱揖跧跪俯而視之則大野盤回黃疇綠塍隱約

微茫至如四時之化百物之變烟雲雪月之態禽鳥花卉之異可喜可悲可愕可怪者朝夕相禪氣象不一佚日巾屨嘯詠於其間俯仰宇宙攬物興懷儵然有出塵之想遺世之志矣常與山翁野老提壺挈榼往復相從醒醉循環樂亦無窮天下之物無能物於心者矣佚來京師語堂之勝槩仍曰予游宦三十年才不適用於世動必寡合于人進寸退尺齟齬獨立爲退田廬遂我初復名堂牛溪雖因地號意亦有在牛可使力穡溪可使潤物牛則任重致遠有君子之象溪則澤世濟民有大人之德是足以愧吾心戒吾之無用矣况牛之與愚聲相近而愚溪右宗元之所以自號予雖不見謫

於時而其無用於世則與宗元一也請予有說予惟功名出處仕止遲速之機古君子尚難處之兩踈之乞骸李愿之歸盤僅見於千載之間滔滔後世患失乾沒遂有以來林下無人之誚侯早登仕版聲名籍甚佩魚符峨豸冠是以大展厥才歛而退藏雲富貴而屣功名淡然無求於世有江湖魏闕之思其於士君子出處仕止之道侯自視如何乎如予者頭髮種種汩沒利名寧不視侯發一愧耶其知詩人明哲之訓老子止足之說然後始可與論侯矣侯姓李名紹生字其益以兼司憲執義告歸云

養性堂記

芝原尹君別業距城東僅三十里有湖山之樂吾每休沐而至輒留數日於東偏得地爽塏闢堂數楹敞戶牖以紆其望薄丹堊以貽其儉遯取鄒國之語扁曰養性屬予記觀夫玆堂北倚崇岡南臨巨川春掇幽芳夏延清颸秋賞月而冬看雪四時之景不無可愛若夫近則村墟丘壠隱約微茫如奕局然而農謳樵謌絡繹於其間者皆可俯而窺也遠則西南羣峯危碧峭青或朝或揖於軒窓几席之間若玆勝槩可取者多矣獨以養性爲扁其意豈淺淺者而屬予爲記夫性難言也在聖門惟子貢輩僅得聞之其餘七十子蓋有所不及聞者予豈敢易言哉試以所聞而略言之蓋天以二五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其所賦之理之在人心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已人之生也無智愚賢不肖而均具此理何曾有豐嗇耶彼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由能養與不養耳然則如何其惟順而不害乎嗚呼鄒國之言正喫緊爲人處而君能取以名堂夫豈徒哉吾夫子嘗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樂仁者壽今茲堂也大畜之山鎭乎其北則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之象著矣習坎之水走於其南則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狀昭矣君以仁智之資游息於斯觀山之靜而益以養其仁觀水之流而益以養其智此豈遊人閑士徒賞山水之樂而玩物喪志者比哉仁爲四德

之始智為四德之終之二者皆得其養則養之之功殆庶幾焉而向之所謂四時之景與夫若遠若近之勝於玆堂者亦莫非為吾養性之助矣將見養之之極得其樂得其壽參天地贊化育亦可以馴致矣雖然養之有要曰敬之一字而已請以是質諸君苟有取焉因以為記

司憲府齊坐廳重新記

司憲府即古之御史臺也其職掌論奏糾劾治察百僚不一其責其責重故其選亦重府之長曰大司憲亞曰執義次掌令二持平二人屬有監察二十四人府之廳事有二曰茶時曰齊坐茶時者取茶禮之義高麗及國初臺官只任言責不治庶務

日一會設茶而罷　國家制度漸備臺官亦兼聽
斷覆事惟繁遂為常仕之所然非正衙也齊坐廳
者諏日大會講大禮議大事之地其齊坐之儀出
入迎送進退拜揖節目詳嚴非他司會遇之禮之
比又採摭臺中故事而兼用之禮雖繁然上下之
間隱然有警誡之意廳處府之中在西東向廠位
甚尊廠勢甚嚴第因營構歲久漸就彫毀天順癸
未夏居正承乏為大司憲慨然有重新之意薄書
拘縻未暇脩整壬辰冬復忝為長一日坐于廳同
僚有語予曰大司憲李公克墩嘗欲重新始鳩村
石繼而得韓大夫致亨權大夫瑊儲備漸廣舉而
一新正屬今日予雖樂聞其語因懶拙喜仍循又

未遑及甲午春陽城李公芮代不肖夏四月全城李公恕長代陽城爲大夫執義玄公碩圭掌令李公瓊仝李公叔文持平徐公趄尹公惠皆一時名望也相與振臺綱臺中無事以重新事宜聞于朝獲報乃卽舊址而經營之扶其危而完其缺稍加增損措置得宜棟宇之翼如也簾陛之截如也軒楹秩秩門闥整整表正憲度歸然聳百僚之瞻聽功旣訖諸君以 居正 知事顚末請記之予惟人君代天理物不能獨治設耳目之官以廣聰明恭惟列聖相承垂意風憲之司俾專繩違之責今 上卽位厲精圖理六七年于玆大闢言路明無不燭聰無不達士嘗以言獲福未聞以言受譴誠千載

一遭遇也廳之脩不於前日而適當盛際豈非有數耶使居於斯食於斯游息於斯者建一議吐一辭其平如衡其正如繩其直如矢能以蹇諤之忠批龍鱗而不肆慷慨憤激之論觸邪枉而遠去朝廷清明百度惟貞則可矣如或背繩墨求毛疵遇事合口不豸不鶻焉則豈不有愧於此廳耶嗚呼御史者責人者也臺中之評人孰不畏而人之評者亦曰某忠某直某回某佞則是以責人者而反受責於人豈不深可畏也哉庶以此為諸君箴警之萬一云

竹堂記

申侯叔胥擢辛未科選補成均學官轉至博士出

為文義青陽二縣有政聲復入成均爲典籍時居
正忝長本館一日佚從容語予曰叔胥別墅在榲
城之牧村面勢爽塏左右湖山聚一方之形勝而
有之環墅植以果樹花卉而竹居多搆屋數椽扁
曰竹堂叔胥少時讀書遊詠其間多得其性情而
酷好之自遊宦東西雖不得朝夕相於而吾竹之
節之操之德未嘗忘于懷今則年衰宦情不篤將
告老還鄉所與友者此君而已請君有一言居正
曰古之愛竹者多晉有七賢唐有六逸友之如子
猷親之如袁粲蔣詡之開徑公叔之爲所樂天有
記杜牧有賦楊廷秀著之文蘇子瞻論諸詩皆無
一語及性情竹之資於人者亦多楊州之篠簜爲

貢渭川之千畝爲侯伶倫造律呂蒼頡製簡筞至於工取之器商取之貨大者中尾脩者中椽爲簠簋爲筐籠爲箭爲筆宜杖宜筍無適不可而無一語及性情今子何脩而得其性情又知夫所謂之節之操之德者乎豈不以竹者其性直直則不曲其心虛虛則有受通而節爲禮理而折爲義具衆義仁之包也宜於冬智之屬也挺然特立剛哉不屈勇之象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則貞哉其操也傲霜雪以保歲寒則確乎其節也非鳳凰不插非君子不友則謂之非德可乎此則竹之性情而古今知者鮮少惟吾夫子聞其聲而不肉三月則其真知性情之至乎嚴夫有尚德之論寔夫著邪

正之說庶幾有得於聖人之微旨濂溪周子嘗論太極曰靜而虛動而直鄒元方以竹之虛直配之陰陽動靜斯蓋先賢所不及而發明性情爲尤切矣佚儒者也格物窮理其必有得於斯歟然吾聞貴窮理所以重力行也淇澳之詩衛人美武公之德而終始以竹起興曾子於大學引之以爲道學自脩之目子益加切磋琢磨之功期至於至善之地則斯竹也未必不爲養性之助矣若王元之所謂宜雨宜雪宜鼓琴宜詠詩宜圍棋宜投壺以爲竹之所助則吾不必諄告之而子必有弛張者矣

俊山記

山林歟阜壤歟人之所處不同則所樂亦不同夫

一丘一壑者乃山林肥遯淡泊者之所樂也若功名富貴於當世者則珪組軒冕之榮也聲色狗馬之玩也凡所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無不如意又何事於外乎哉蓋夔龍不丘壑巢許不冠冕勢不能兩全也吾同年昌寧成侯遭時顯隆位長六卿然雅性沖澹宅於西山之麓環其園茂林脩竹奇花異草皆勝觀也又得異石于衿陽聱牙稜角若蝕若嚙殊形怪狀實鬼劈而神劃抹作假山于庭除亦瑰奇可賞矣居正嘗造而目之山之高可丈餘環其趾亦可數圍山之氣勢左右綿絡峭然而為峯隆然而為嶺窈然而為壑蓊然而為林麓乍低乍昂紆青繚白為狀不一又注水為飛瀑為觧川

為泓池池之脩廣亦不過數尺水清沙白毛髮可燭噫山之峙然也水之融然也不出跬步尋丈之間而衡廬泰華洞庭彭蠡之勝一一呈態吾疑造物者縮地脉破神慳恍惚移於斯也佚語 居正曰予本膏肓山水者人或詆予為好事予嘗患佳山勝水不出環堵之内在荒遐寂寞之濵必觸龍蛇捍虎豹犖然後訪今予不移几席不煩扶屨髣髴湖山之景宜於目愜於心好事之詆在所不遑 居正曰凡人之好物皆出於天出於天雖吾之所好吾不得而知之吾既不得而知之人何得而知之乎盖謝傅之於東山賀監之於鏡湖潘閬之於三峯和靖之於西湖好之已癖夫孰勸之好之哉呂

問好之之妙雖謝賀潘林亦不得形言之矣旣無勸之好之者而好之之妙又難於形言則豈非出於天乎今侯之樂此樂亦必出於天而成於性宜乎不知者之詆子為好事也然人之好物有內外之辨若外求之形色之末而不內求諸性情之直則徒有好之之名無好之之實矣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君子之好尚必以其類侯以仁智之資觀山之靜養其體觀水之動進於用內外交脩體用俱全則其好之也有非二三子之闚其涯涘也昔蘇明允作假山記曰愛之敬之感之吾於侯亦然見山之勝而愛之慕仁智而敬之感之請書以為記

終慕堂記

辛嘉善柱字國幹辛氏靈山大族世居于鄉國幹氏之考處置使公軀幹魁梧武藝絶倫為一時名將叔父郡事鼎保有武才吏幹嘗宰數郡以賢能聞國幹氏雄才膽略有乃父風兼叔父之吏幹物論重之居正與郡事同甲子初試與國幹氏同丁丑覆試是居正之於辛氏通家分深國幹氏嘗任邊閫敵人畏服丁亥北青之戰蝥弧先登盡殲兇醜雖古名將無以過之 國家方倚重為干城一日國幹氏語予曰吾之別墅在吾鄉鷲峯下有田園使令可以供祭祀賓客且安先塋於家北數百步之地又有繼母在堂以予不才謬蒙 聖恩位

望踰分將乞退還鄉守丘壠護松栢歲時伏臘親拜奠掃退而盡孝於繼母復有何戀適此頃年曾搆堂於後園與壠相對此吾遂初之所請子名堂與記居正曰山林歟皐壤歟子之堂豈無一二之可稱而志專在於守先壠吾聞大孝終身慕父母請以終慕為名予念子之於父母猶萬物之於天地生成之德未易酬報是以古君子之於父母生則致其敬歿則致其哀其致哀如何見宮室則思其所居見車馬則思其所乘書焉而思手澤桮圈焉而思口澤盖月之所接而思隨之思之所存即親之所存也況丘壠為體魄之所藏夫安得而不思哉重以風雨霜雪之感人者深則吾之思親者

亦與之無窮矣國幹氏寧不於此而怵惕乎又奉養繼母無異所生其於事亡事存亦無憾矣扁以終慕不亦宜乎然聞君子之孝有三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蓋忠者孝之推孝於親則必忠於君矣又充而極之施於有政然後可以言大孝矣國幹氏年方強仕為國長城有國無家之時又何暇於思退而其所以思退者實出於愛親之至情嗚呼國幹氏可謂能孝者矣可謂終身慕父母者矣今在功名急流之中不可屑屑於進退而他日為將為相功成名遂乞骸還鄉則可以償此志矣可以全三者之孝矣然後亦知吾言之不誣矣

五衛都摠府題名記

國初置義興三軍府以摠兵政後改為三軍鎮撫所隷於兵曹都鎮撫五人僚佐有鎮撫十人或十五人或三十人因時增損皆以他官任之掌率禁旅輪番宿衛遴選一時閒望者以授後又改三軍為五衛曰龍驤曰虎賁曰義興曰忠佐曰忠武
世祖大王留意軍政尤重是任改鎮撫所為五衛都摠府專委軍務不隷兵曹都摠管十人秩正二品或以從二品帶者則稱副摠管僚佐十二人鎮撫二秩從三品經歷三秩從四品都事七秩從五品都摠管則雖以宗戚三公之重亦兼之所以高其選而寵其任也於是兵曹摠兵政府摠軍務體統相維而軍政益明矣噫任愈重則責愈大責愈

大則憂愈深總戎兵衛　殿陛其任不旣重乎鎭
撫所舊有題名記始於戊戌而終於乙酉今更續
丙戌以下用傳諸後爲是任者可不思　聖上委
任之重寵遇之隆益礪忠義以報　聖恩以無忝
爾職於後世也哉

公州聚遠樓記

峴以南山川淑氣扶輿磅礴爲鉅州者惟公爲第
一盖長白一脉傍海而南至雞林爲圓寂山西折
過熊津縮爲巨嶽者曰鷄龍山水發龍潭茂朱二
縣合湊于錦過永沃清三州至于公爲錦江折而
爲泗沘瀰漫逶迤入于海者曰熊津公爲州以鷄
龍爲鎭熊津爲襟帶其爲勝可知也已居正少遊

公城登錦江樓眺覽之富實㢟前聞矣而但距州
尚遠非跬步可致州之客館湫隘又無樓觀可登
使人悶悶然客館東有蓮亭數楹亦可庚猶矣而
規模狹陋不足快於心予以是為一州之欠往者
吾族姪花山權公體出牧于州人有語予者曰權
公撤蓮亭搆樓于其東事垂訖而適歲歉未及落
成歲癸巳南陽洪嘉善錫為判牧政脩弊祛更卜
地于東軒之東移其樓改搆若干楹使華賓客之
戾至輒登臨觴詠州之雲物精彩百倍於前矣侯
今介禮賓寺正金公肖孫求名與記予曰樓之勝
非一二而莫勝於聚遠盖遠取諸勝而聚之一樓
也登樓以望則左右前後映帶湖山凡上下數百

里之間田野之綿曠也閭閻之比錯也津梁跋涉之險艱也院宇行旅之間闌也耕者蠶者樵者牧者畋漁者販鬻者人之生育往復者無窮至如朝陽夕陰四時相禪雨露霜雪之變遷也草木花卉之榮悴也自飛自鳴自形自色囿於形氣之中者氣象不同一舉目而盡得之矣嗚呼何其遠之聚于樓如是也哉登覽之勝又可既乎然樓觀之設非直為遊玩而已使登斯樓者望田野則思稼穡之艱難望閭閻則知民生之疾苦望梁津曰何以利涉乎川也望行旅曰何以願出於野也見窮民生業之不一者則思所以肉骨而燠寒以至山川草木鳥獸魚鼈莫不思所以祗若焉於是遠取諸

物不聚之樓聚之樓而聚之心此心常為之主而觸於耳目者不足以搖吾之心則於名樓之義庶或近之矣而於印民者之責亦不遠矣予與洪侯有雅好之篤且予前日有文於州者侯能舉而張皇之予可無言乎哉侯嘗牧廣州有惠政至今民思之如父母侯能移其理於公公其有不理者乎侯將秩滿而還侯雖去而不去者樓也然則公民之思樓如甘棠之思召公又何疑也是可書已

漁隱記

同年金侯漢生自筮仕揚歷中外聲名藉甚早沐宦居於化嶺之別墅自號漁隱索予記居正曰隱者之於漁其學渭濱之載非羆富春之動星象者

乎其或如緇帷之漁父遇宣聖刺船而行楚澤之漁父見屈平鼓枻而去離世獨立者乎抑如詹何之以芒鉤引盈車龍伯之以一釣連六鼇奇怪其事其說者乎隱者曰不然居士曰漁之說肇自上古燧人氏敎人漁伏羲氏作網罟舜漁雷澤禹播鮮食吾夫子取畋漁繫之離卦孟軻氏亦曰數罟不入汚池蓋天下萬物皆吾與一聖人養之有道取之有節皆所以裁成輔相之事也於是有虞衡之官禁民有制魚不滿尺市不得鬻川澤之間物得生遂圉圉洋洋於牣有躍發天機自然之妙而至理之象著矣是以魚躍于淵詠於旱麓魚潛孔昭詩於正月子思子取之爲中庸之費而又爲下

學謹獨之要至如伊川盆魚之說亦有功於聖門
自世教衰人日趨於嗜慾有養鷹者有竭澤者有
絶流者違天時害物性又烏知夫道體流行之妙
裁成輔相之事乎今隱者讀聖賢書行聖賢事宜
深究聖賢愛民之心體道之誠能盡己性能盡物
性致中和位育之功其効至於信及豚魚魚鱉咸
若則於漁之義庶近之矣若從事綸竿之末欲合
聖賢之道猶臨淵也猶緣木也不可與隱者道隱
者宜有所取捨焉隱者曰此隱者所以欲聞先生
之緒論請書為記

默軒記

上人玄機扁其軒曰默索予說予惟老子之言曰

玄之又玄佛氏亦有三玄法門之說蓋玄者道之至微蒼然杳然之謂默者言之未發寂然空然之謂是玄即默默即玄也夫一陰一陽天之道一語一默人之事是故天之化生萬物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斂藏之雷霆以震蕩之霜露以肅殺之寒者溫之漸炎者涼之始虛者實之本損者益之基無非陰陽動靜相因[illegible]代之理也人受天地之理之氣以為心方其未與物接大虛自若及其事與物接動於言形於外喜者言揚怒者言憤遜者順而躁者急悲者慘而愁者鬱此所謂言者人之樞機而樞機者動靜之分也是則或默或語無非陰陽自然之象也吾然後知陰不可獨於陰資於陽

以為體用靜不可一於靜發乎動以為本末吾曾
聞上人之居楓岳妙香面壁坐忘瞑目不語者數
年今則登選佛場振法雷響潮音聲名震於震方
去年春徠訪予四佳亭引之坐接其詞氣初若恂
恂然不能言及論大道細若絲分縷折而決若河
之懸也然上人自性寂照物物不物之妙有不可
以言語盡之矣然則前之默乃所以不默而今之
不默是真所謂默者乎

虛谷記

去年春上人六通徠謁余言曰將遊妙香山願子
有詩余既詩之今年夏又徠謁余言曰吾名六通
扁以虛谷願子有說余曰老氏書曰致極虛又曰

上德佛氏書有五通不死六通無死無生之説無
死無生亦一虛也上人既得之矣余復何言然吾
聞虛之義大矣天覆乎上地載乎下不虛無以圓
羣形河海不虛無以納百流山藪不虛無以藏衆
疾萬竅至虛也風蕩之鳴萬隙至虛也日月容其
光至於陰陽合散屈伸消長變化無窮也而徠不
見其形去不見其跡非虛則能然乎今上人面壁
默坐空然寂然虛舟其心天下之物無一嬰之其
虛也至矣去年遊楓嶽前年遊妙香山今復再遊
楓嶽東西南北之自在也而無滯形拘跡則東西
南北亦一虛也而上人之心蹟與之俱虛矣上人
之扁以虛谷意可知矣余復以吾儒之行之切於

身者言之人以眇然邈然之身處於大虛之間宰
萬物而不動妙萬物而不滯者皆本於此心之虛
心者本虗虛故靈虛故具衆理而應萬事虛以存
之於至靜之中靈以待之於既動之後體用相須
表裏無間則其効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矣況
事物之理有虗則有實易咸之象曰虗以受人蓋
虛則受受則益益則實矣然則虛與實非二物也
先儒曰彼之虛虛而無此之虗虛而有有者實之
謂無者空然寂然之謂此吾道與師道之分而師
亦知夫二者之說乎子韓子嘗病世之能文之士
之於釋氏不以聖賢之道引而進之徒舉浮屠之
說瀆告之也余學韓子者也拳拳以吾儒之說申

之在師擇而行之耳蒼龍乙未

海州客館東軒重新記

海爲關西之鉅州州高句麗之內米忽新羅景德王置瀑池郡高麗太祖以郡南臨大海始名海州成宗置十二牧海居其一尋改節度使稱右神策軍顯宗改爲安西大都護府睿宗又陞爲大都護府高宗復置海州牧恭愍王二十二年倭寇入侵勦殺守宰邑吏不救於是降州爲郡尋復爲牧其舊號曰大寧或曰孤竹州有大首岬小首岬延平龍媒四島其地廣其民夥土田之饒物產之富爲諸州最官於是者務煩事劇非有剸治盤錯之才未易莅也 朝廷遣官每難其人成化十一年乙

未春李侯念義出牧于玆下車不數月政大理民樂為用公慨然有脩舉廢墜之志客館有東軒洪武戊寅牧使金公懷鍊所搆歲久頹圮公謀諸通判禹公賛以重新事宜聞于　朝獲俞因舊址增大其規模棟宇屹然丹雘炳如經始於八月初旬至十月而告訖觀者韙之丙申春居正出使鴨綠再還李侯於鳳山郡屬以作記且言曰州之鎭曰龍首山嵳峨峭峯北連牛耳佛足兩山氣雄勢壯磅礴數十里軒之東三里許有首陽山上有夷齊臺松檜攙天森如玉槊又有薇蕨肥軟異常二里許有廣川廣可百步許底有白石鋪如簟席水綠潔可掬魚之美者曰鱸曰鯽千百為隊洋洋圉圉

臨流俯視屈指可數可釣可叉可罾可網而取也甬軒少迤而北有臺高丈餘有兩楠樹菁葱蓊鬱層陰布地可坐數百人又迤而西北有三槐亭其為勝與楠亭相甲乙其南有沼篩以芙蕖紅香綠影映帶左右前其軒有浴室數楹浴室上下皆甃新池廣袤各十餘丈植蓮種魚上池之水滮滮循階除入于下池浴罷憑闌爽然豁然可以滌煩襟而消酷暑矣軒之傍又有一樓高明爽塏使華賓客之來止必觴詠於斯此一州形勝之大槩而都諸勝者吾東軒也請子少張皇之居正聞而歎曰有軒之勝如此久廢不脩豈非大欠耶今得賢判牧賢通判而得新喜可知也世之尚論者皆以謂

官廨之脩否不係於守令之賢否是大不然上古無宮室穴處野居聖人取諸大壯以營宮室況官廨者非吾私有接賓客尊王人以嚴官府是烏可因循苟且弊弊焉坐視不治乎予觀今之守令罷軟迂闊者雖簿書文字尚憒然罔措又遑暇於脩舉廢墜乎脩舉廢墜實賢者能者之事吾於兩使君益信之矣然海州山水之勝既如彼官廨之美又如此吾恐居於斯息於斯者有流連翫愒之弊夫如是則官廨之修適足爲妨政害治玩物喪志之具矣其可乎哉是宜本之以仁心達之於仁政使民有道不奪農時本末俱舉然後庶幾得之矣嗚呼聖賢之於春秋凡所興作必書何也重民事

也勞民動衆時屈擧羸則貽之不傷財不遠時則褒之今侯此擧在春秋之例當特書而褒美之予可無言乎哉是以記

成均館尊經閣記

恭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受天景命建邦設都立廟學亟修文教 太宗恭定大王誕承丕緒重新學宮增修大成殿齋廊沂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哲又命詞臣撰碑竪之賁飾文治 世宗莊憲大王右文興化教育作成之効有光前烈 三聖相承纘而成之今我 殿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之上即位之三年辛卯春二月乙酉用大牢冕服上璋 親祀宣聖仍御明倫堂引文臣二品以上

及館官橫經問難且賜酒帛饋諸生酒饌又命開
科取士冬十有一月 上語左右曰今布列朝著
者皆紈綺子弟不學無術國學生必有通經史識
治體才堪任用者其令本館薦舉本館薦進士安
良生 上優秩用之四年壬辰 上命左議政臣
崔恒判中樞院事臣李石亨吏曹判書臣成任參
判臣李芮成從君臣魚世謙等輪日仕本館與禮
曹兼判書臣申叔舟判書臣李承召同知事臣洪
敬孫臣林守謙大司成臣權綸暨臣居正時相聚
會講論經史訓誨諸生屢遣近臣賜酒饌六年甲
午命修泮宮築石以環如辟雍舊制七年乙未春
三月丙寅 上備禮儀謁宣聖遂坐明倫堂親策

取士是年左議政臣韓明澮獻議請建藏書閣
上允之命立閣于明倫堂北閣既成賜内藏五經
四書各百件又諭典校署及入道隨書板所在打
印裝䌙以送於是經史百家諸子雜書并前本館
所儲無慮數萬卷令司藝學正各一員掌出納館
官諸生咸蹈舞相慶欲侈 聖賜於無窮屬 居正
記 居正 竊念我本朝自 祖宗以來建極作則設
學立師仁涵義育殆將百年我 殿下嗣位之初
祗承成憲再幸泮宮嚴祀宣聖凡所以崇化礪賢
興學養士者無所不用其極矣而猶慮經籍鮮少
觀覽不博特 命建閣名曰尊經其曰尊者蓋尊
敬奉持之謂嗚呼大哉聖人之言乎臣聞天地至

神非雨露風霆罔以成功斯道至大非聖君明主罔以興化入性至善非讀書窮理罔以就器況大學賢士之關而斯文根本之地經者載道之器而道者聖人之心可不尊是經以求聖人之心達是經以行聖人之道乎師儒而體此則書無不讀理無不通而訓迪明矣賢士而體此則窮理盡性明體適用而將大有施設矣聖人培養人才扶持世道之機孰有過於此者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文王作人之盛以臣觀之我 殿下作人之盛夫豈多讓於文王哉居上章句劣能忝長本館目覩盛美不可闕無撰述謹書以為記

璽書褒奬記

雖孟堅作漢史以王黃龔召爲循吏之首宣帝未
嘗不致意於吏治或璽書褒奬或增秩賜金或召
還爲卿相居正慨然慕漢家吏治之盛君臣相得
之深亦後數千載之間曠焉無聞幸於今復見之
吾同年尹侯孝孫早歷淸顯久典南宮以知禮聞
一日以親老乞辭　命尹全州府就養侯旣之任
推其孝友於家者施於有政又推其愷悌父母之
心子其民民亦父母之而愛慕之仁恩旁達旣骨
者肉無襦者袴況全爲甄氏故都遺風餘韻尚有
存者俗未必盡淳人或有驕悍其爲理不無轇轕
叢脞者焉侯能明以照之寬以撫之安靜不擾有
古循吏之風全乃居正姻鄕鄕之父老子弟有來

見我嘖嘖談侯之政不置居正晏嘆曰予知侯有
臺閣之器廊廟之量至其熟於世務老於吏治恢
恢手盤錯者則不知知如是其有裕也他日抱負設
施可易量乎未幾 聖上聞侯治績為一道之最
下諭書褒奬温醇丁寧又賜表裏一襲寵恩稠重
侯俯伏拜嘉蹈舞激昂以聳動南州之觀德及考
滿召還為工曹參判尋移刑曹又出為慶尚道觀
察使莫非所以歷試大用之地也侯嘗欲修 聖
賜裝潢諭書為一軸示予求一言嗚呼古今天下
非無人乎循吏特患無思治礪賢之主非無思治
礪賢之主實無循吏之真者存焉此所以君臣相
得曠世難遇僅一覩於喀漢而再覩於盛時者也

然嘗觀書稱帝堯之德曰在知人在安民 聖上有知人之哲安民之惠故舉侯於在廷之臣而授侯以撫字之寄侯果能思 聖上簡畀之重以致安民之効況 盛朝之考績黜陟者又復唐虞之盛彼區區漢宣復何擬於今日而居正之望於侯者又豈止王黃龔召而已耶侯其念哉蒼龍丁酉

孝友亭記

吾聞龍駒之東有南谷高麗季有李先生諱稑之者休官歸隱種德遺後有二孫長曰宗倫僉知中樞季曰宗謙軍資判事兩先生皆年未衰耗謝簪笏偕徠家焉僉樞扁其軒曰雙溪判事亦號以嵓谷伯仲氏分居谷之東西一丘一壑淡如也吾同

年金孟子進亦居南谷嘗語居正曰南谷別墅李氏青氈有山窈然有水泠然有宅一區有田百頃桑麻秔稻之多獲也魚鼈茹蔬之足用也至如泉石花鳥風雨雪月凡可以娛心悅目者不可一二言也伯仲氏自適其適無慕乎外嘗於雙溪之傍搆亭曰孝友伯仲氏山冠野服白鬚紅頰日杖屨於其中吟哦談笑其樂嚣嚣然時率親戚子弟講讀詩禮吾伊燈火其樂油油然至如歲時伏臘會鄉黨父老壺樽棋博扶携酩酊其樂亦無窮矣兩先生風流高致一鄉慕之求之於古當不減漢之兩疎矣子進之為人識見高明一言可信居正聞子進之言尤慕兩先生之高風焉間者雙溪已逝

嵩谷獨存雙溪之子仲浩氏壽嵩谷于斯亭鄉黨宗族皆會嵩谷有詩諸君多和之者駕洛許子述氏略序其事今仲浩氏使人求予文予曰天之生人皆具五德而仁爲首仁之道孝友爲首是孝友者百行之源萬善之端也是以成周以德行取人而孝友居先先儒釋孝友之意曰善事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雙溪之取孝友名亭夫豈徒哉李氏世居南谷伯仲氏承先人之詩禮念先人之田廬急流勇退同賦歸休見花樹曰某花某樹吾先人之種藝也見山水曰某山某水吾先人之登眺也見宗族曰某兄某弟吾先人之支派也見鄉黨則曰某老某丈吾先人之耆舊也一言一行皆念

及先人其孝也至矣伯仲氏金昆玉友塤唱篪和雖軾轍機雲亦莫過之其友也至矣今雙溪雖逝而仲浩氏能盡誠敬於先壠又盡猶子之孝於嵓谷退與諸從兄弟怡怡愉愉韋觴讌樂歌常棣而詠鶺鴒李氏之孝友其有既乎將善繼善述移孝爲忠者胥於南谷焉出矣嗚呼成王命君陳而首稱孝友之義吉甫讚張仲而先詞孝友之德盖孝友者非功名爵祿之比皆人之實德實行何可以虛譽爲哉 居正 既信子進之言兼採篤洛之序作孝友亭記戊戌

江陵府雲錦樓記

江陵府本濊國之遺墟漢置郡爲臨屯高句麗稱

河西良新羅稱溟州高麗初置東京後或稱河西或稱慶興忠烈朝改令名江原一道之巨府也地濱海多奇勝往往有神仙遺跡號曰臨瀛蓋擬之蓬瀛云耳其俗淸簡人心淳古成化丁酉府相李公來莅于茲不數月而政大理客館東舊有樓曰雲錦廢而不修者十五六年公慨然有重新之志稍移東北隅改搆之巋然出於羣屋之上樓南有池蒔以芙蕖池中有島島上種竹其為勝槩可謂奇偉特絶者矣一日侯之賢嗣副正德崇傳侯之命索予記予惟吾東韓山水之勝關東為最於關東江為苐一嘗讀稼亭李先生東遊記謹齋安相國瓦注乃知江之最勝者曰鏡浦臺曰四仙峯曰

寒松亭曰石竈曰石池曰文殊臺也而前輩風流
因亦可考矣寒松琴曲傳之中原朴惠肅趙石磵
鏡浦之遊至今爲勝談胡宗旦之沉碑亦落落奇
偉居正職事捐縻未暇一訪東望臨瀛徒費卧遊
之興者有日矣今承命樂爲之言曰余聞樓之高
軼埃𡏖而凌風雨樓之大可坐數百入登而矚焉
則控扶桑挹暘谷楓岳在背五臺居腋海上羣峯
攢青蹙碧出沒於烟霞與靄之間者如鬟如縷至
如朝暉夕霏四時之禪百物之變千彙萬狀不可
以一二言矣而獨揭以雲錦何哉嘗見蘇子瞻奇
花詩有天機雲錦之語意者其取諸此乎吾想其
池水漲碧荷花盛開紅香綠影映帶繚繞風者雨

者月者露者淨而植者淸而遠者奇姿異態氣象不同論其德則中通外直君子之象也而子周子之說盡之矣然則遊於斯息於斯陟降於斯者非特杯酒玩愒也亭亭淨友亦可以觀物而取諸身矣旣觀物取身也則豈止淨友而已耶仁者樂山而知者樂水向之所謂鏡浦也寒松也四仙也楓岳也五臺也凡其與目接與心謀者莫非仁智之用而爲吾養性之助矣侯之建斯樓夫豈徒然哉然居正目不覩而強言之不亦近於誣乎他日儻得身閑遂吾東遊之志尚當招黃鶴挾白雲登樓作賦以畢吾說云李侯名愼孝字自敬全城望族系英州郡以循良著稱云蒼龍戊戌

振威客館重新記

振小縣也處三道樞轄之中使華賓客之往來跡轂相磨殘民獘吏僕僕焉困於送迎為其守者方病於館待又何暇於他事哉是以客館湫隘墊露因循不治者有年矣成化甲午延安李侯来守撫字政成凡百措置亦遊刃餘裕慨然有重新廨宇之志鄉老前縣監崔埇閔誼部將崔哲錫都事崔潤身等各指己財以佐其費於是募遊手鳩材陶瓦因舊址增大其規模經營締搆凡立大廳五間東軒二間皆有後楹上房二間翼之涼燠二室承以廊廡繚以垣墻丹雘亦新巋然為一邑之壯觀侯之弟成均司成淋瑊求予記予惟長民者之

能盡其責難矣號淸簡者例失之迂闊事盤錯者多失於煩擾迂闊之弊視官廨如蘧廬壞而後已煩擾之弊奪天時傷民力勞然後止淸簡而不至於迂闊盤錯而不歸於煩擾非豪傑有用之才不能也聞侯之為政於振今六年矣事尚淡泊若無事於營為而積年未修之官廨一朝改觀侯之剸治之妙何如是其神乎哉其視盜淸簡之名優游玩愒者知何如耶長民而能盡其責如侯者可易得哉古人云凡州縣得賢守為難幸而得賢守能興事為難雖能興事而得後人不廢壞又難但未知嗣侯者能勿辜前政而不廢壞也哉侯秩滿將還縣之父老談侯之德不置欲寓去思於記有語

予丁寧者故并書而歸之蒼龍己亥

新昌縣拱北亭記

茂松尹相國語居正曰新昌守趙君愉搆新亭扁曰拱北索記幸子有一言予念丙子夏自西原之公城道所謂新昌而過之太守金同年慓迓于道時方酷熱小坐樹陰叙酌仍訪為縣之略焉金曰縣地狹而人寡土瘠而產少吏黠以頑民囂且訟慓無盤錯之才但勿擾而已予曰古人云治小邑如烹鮮君之為縣庶幾得體矣使繼君者心君之心政君之政夫焉有不理者乎予因行迫遂告別而去後數載之湖南道于是太守尹斯文壕邀于路觴之訊其為政猶吾金同年也又予行迫未暇

壁訪心竊自怪（居正）之於此縣無夙昔之緣者然
也向聞趙侯之為政勤而敏簡而要不好煩其令
而民安其業勿亟民而民樂趍事官廨亭榭煥然
一新予思其人慕其政不親覩其邑則與金同年
尹斯文所會商略者未嘗下往来于懷矣今趙侯
之搆亭茂松之屬記獨勤於予是前日天之再靳
於予者正竢今日也敢不樂為記予惟臺榭之建
非所以事玩遊乃尊王人接賓客導宣堙鬱也其
曰拱北則非但止於是使登眺於是觴詠於是者
瞻望魏闕指長安於日下未嘗一飯忘君深得春
秋尊王之義焉夫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尊王室
則書之重民事則書之趙侯此舉役不煩民時不

擧羸而尊王又如是在春秋之例當大書特書而
美之也如于忝局文翰雖欲不書得乎若山河邑
居之形勝未嘗一目安能張皇乎哉予有薄田一
頃在平澤他日倘乞骸歸老當一造其亭以畢其
說云

四佳文集卷之一

與寫而事王又始是在春秋之例當大書特書而
美文也如于赤局女輸雖欲不書得乎若山河邑
居中形勝未嘗一目安能張皇乎狀于有頌田一
須在平澤池曰偏亡設歸若當一遮其事以畢其
說云

四佳文集卷之一

四佳文集卷之二

記

工曹郞廳題名記

按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卽六卿之一而冬官之長也漢曰民曹魏曰佐民晋宋曰起部隋曰工部唐宋元仍之 國家置六曹工居一卽古之冬官曹之長曰判書卽周之司空歷代之尙書也次有參判參議各一人皆貳於判書者也郞屬有六正郞三人秩正五品佐郞三人秩正六品其掌有三曰營造司曰攻冶司曰山澤司此歷代之郞中員外也厥選甚重選必用幹局藝能俱優者授之自國初至今六十餘年之間歷是任

者不知賢幾人能幾人為時名相者幾人前後來者喜因循不錄姓名使沒沒無傳豈不深可惜哉今正郎曹公變隆金公良瓛湞公先庚佐郎姜公允範成公慓李公永敷慨然追求往牒得正郎曹公尚治而下若干人題名為先生案繼此來者雖千百人亦可續書傳之不朽也居正嘗讀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皆有年表以紀人物之姓名後世官府廳壁皆有題名記蓋亦祖其意也今中外庶司往往有之况工為劇曹郎吏為一代之高選佐六卿若百工其任不既重乎可無題名也哉宜諸公之拳拳也抑因此以考人物之盛衰功績之勤怠遷次之日月有所取舍於其間則其所補豈小

哉是以書

沃川郡赤登樓記

沃劇郡南紀之要集也由京而之忠清由忠清而之慶尙使華行旅之往復蹄轂日相磨也郡之東南三十許里有屬邑曰利山有江延袤横亘數十里曰其仕臨其上有古院曰赤登實處遠道之樞轄焉大暑祈寒之時盲風苦雨之日行者之來止于茲或値跋涉之難也道途之晩也牛馬之乏也草竊之虞也則有休焉息焉登覽焉信宿焉煥其寒而凉其熱其德於人可少哉弟因營搆歲遠頽圮殆盡歲正統己巳和城崔侯来作守政修弊祛一日星駕適野見赤登殘廢嘆曰豈有長民者而

忍視不救令行路無所於歸乎慨然有重修之志
鄉之僧無著承侯意普勸鄉閭得財資若干侯亦
出私帑以助其費凡百締造皆聽髡緇之募役者
無絲毫擾及南畝經始於某年斷手於某年起樓
三楹宏敞廣豁又有行廚為止宿之所昔之湫隘
傾壞者今則一何巋然也行旅之道于此皆謳吟
思侯之德不置予按周禮凡國十里有廬三十里
有宿後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皆所以接賓
客也 國家之制待王人使華則於大道三十里
有一傳舍有吏卒以掌之待商旅則於道里遠近
山川要害量置院宇募民為主給土田以復其役
是雖上下公私之分其惠人一也今傳舍有主者

責有所歸院宇則一無提管者往往至於顛覆莫之顧此豈　聖上優惠之本意耶今侯為政拳拳及此其知所先務者矣嗚呼行惠政使行旅願出於道雖古聖賢亦有取於斯者矣沃之父老欲後侯之德求予言僅書歲月以還之侯名善門字某繼侯而守鄭使君承詔亦有政聲云蒼龍丙子

鷄龍山迦葉菴重新記

今判教宗事順善堂雲叟禪林領袖也余久聞名未嘗一接緒餘今年夏始相見於興德寺師待我禮愛我真余恨相知之晚一日師以重創迦葉菴記屬余言曰中天竺北有大地軸曰崑崙崑崙一脉東北至于海巋然為巨岳曰長白山長白一脉

傍海南至鷄林爲网寂山自圓寂西折遇熊津縮
爲大山曰鷄龍新羅五岳之一始號仙挑次曰西
鳶最後得是名焉其氣蜿蟺磅礴頗有神異山之
頂出泉常見躍金色下有龍潭黝碧可惕山之陰
安育王塔其陽欝葱有王都氣其他名菴巨刹皆
擻山之勝境直南嶺古菴下有菴曰迦葉菴之廢
踰數百年遺址尚在叟嘗採藥至其所見岩罅瀧
瀧鳴泉掬而飲味香洌可愛且喜境之清幽而惜
久不修也則與二三同志謀所以重新傾私貯兼
借檀越鳩工飭材經始於正統丙寅越明年丁卯
告訖又得匪懈堂寶藏釋迦如来雪山修道相爲
堂主仍納菴稅于官免其役永爲山門安業自是

每歲聚僧結夏叟亦將老于此寂于此若吾居山之樂必知我者然後知也請予有辭余少有山水癖於名山水每欲遊覽償志今年夏自公之儒城道所謂鷄龍山下而過焉望見奇勝時行忙未得攀石藤臨絶頂以盪吾胸可恨也今因師請得掛名於山中亦幸也是以樂書師命而歸之壬申秋

清遠亭記

余素善權侯子混侯門閥衣冠之後早有名於仕版中罹蹇滯謝簪笏去之清安之別墅而居焉別墅權氏世業山水園林之勝闢一方侯之來益張大之環墅泉石花卉皆異觀也其最者曰蓮塘水環流停滀緑潔可殞芙蕖之淨植于中者有亭亭

然矣臨其上構亭三四楹幽然豁然可以都諸勝而有之佚日巾屨往復於其間翛然自適客至輒壺樽談博淡乎無營於心也觀夫紅香霏霏綠影粼粼風者雨者月者露者奇姿異態相禪於朝夕之頃者不一至如不枝不蔓之性之真中通外直之德之馨可謂有君子之遺愛而佚之所取者於是焉在歲正統丁卯夏（居正）自忠之清訪權佚於墅坐所謂蓮亭試奇勝之一二焉而佚獨領其趣者深因竊是莊周氏所言山林歟皐壤歟使人欣欣然樂也爾後八九載拘縻鞅掌之餘思得一丘壑之閑而不能則佚之亭未嘗不往來于懷矣今年春寓書於吾曰知吾亭者子今改而新之是不

可無記與名以侈之也余重違侯命取濂溪香遠益清之語請名清遠仍言曰夫物之挺秀物之可愛者也竹於節松於操香色於梅其爲物有可好之實人之好之也非徒愛其物乃友其德也今侯之於清遠盖亦有取於是乎吾觀自古名宦富貴者於世味一進退之機而顚髮已種種矣侯於強仕之年因一顚躓不僥倖屑屑於名塲怡然若淡泊之爲徒寂寞之與隣猶恐山林之不深不容其志尚如是其取物可知已居正儻得功成名遂相從於林下侯之亭尚無恙也則當浮白以畢蓮之說

臨津新縣客館記

臨津古縣也因瀕江而得名山水以奇麗聞高麗

季縣廢爲權倖私墅可一世變也入 國朝復爲縣中合長端臨津兩縣爲臨端後復分爲縣縣一廢一興一分聚地不大居通逵大道之中使華蹄轂磨沸務甚劇邑有東西兩牧塲監牧之責又煩以重噫以不大之地禦煩且劇官於是者亦難哉尤其病者邑居褊迫湫隘官不嚴而民不容日就彫謝前後來守者雖熟知其病困於薄書趍走又何暇於外事哉自丙寅以後八九年間三四易守宰因循不振臨之爲臨至此極矣景泰壬申晉陽河侯襟来莅邑敷惠布威政皆修舉慨然以邑居爲念曰地不迁病不理人或者重稱臨山水之勝是烏可以一臺榭一登眺之富而償吾病民病官

者哉遂謀父老以迁邑事宜叶厥謀報監司轉聞獲俞乃卜占治西數里有村曰馬坪地平衍以廣山水環拱可邑而理命工徒剃菑翳治險穢審位面勢而經營之俟又曰遷邑所以安民安民而疲民以逞豈吾心與吾 國家之盛意歟當自勿擾始凡百調度皆捐已俸無絲毫歛及於下民始知德矣方且鳩材天忽雨江漲有浮村數百枚自泊江渚得資為用民皆服其有神助於是勿亟勿勞不周歳而官廨成是癸酉秋九月也凡其制大廳幾楹俠室東軒幾楹宏敞廣豁丹雘炳如南其前別室幾楹西其後官廳幾楹皆精緻可觀其餘廊廡垣墻細〻者俟之措置已有裕矣而姑以時屈

未舉爾嗚呼縣邑之興廢自有其數自臨開縣以後為其守能幾耶賢幾耶志侯之志者又幾耶卒得侯而有成豈非待耶民之去窮鄉適樂土其賜又何如也今年春侯以親老辭官 上義之許於近官移任侯已有逝然之志臨之父老惜其去相與涕泣言曰昔召康公所憩之甘棠民猶封植之不忘况吾明府所開之新邑所營之官廨其愛慕可既哉是又臨邑之一初思公德於不朽者也鄉之父老金公拔忠慇人也欲侈侯之美傳諸後屬居正為記居正亦鄉人也有不腆先塋獘廬在村西以敬桑梓之心親見侯之盛美記於何辭姑書歲月終始如是云甲戌十一月

慶州府客館重新記

新羅氏都鷄林麗祖統三爲一國除爲慶州俄陞大都督府成宗置東京留守顯宗廢留守降爲州防禦使未幾復置之中更變故降知州事高宗復留守忠烈朝改稱雞林府我 太宗十五年復爲慶州府 世宗朝安 太祖睟容於集慶殿府於慶尚一道最巨土地豐衍民物富庶人心淳朴有古新羅氏之遺風往往有奇形勝地古賢遺跡前代人物之風流亦足想見矣居正少嶺南歷名區抵于慶繁華佳麗實東南諸郡之冠第恨館宇湫隘雖有倚風一樓不足以登眺暢敘是一州之大欠竊以謂慶爲州自高麗氏已五六百年吏于州

不知賢幾能幾何無一人修舉廢墮至於如是哉
壬午冬奉使至于慶吾友金資憲淡爲尹辛承議
仲磷爲通判監司福川權公鶴予倚風樓上予舉
前說而告之尹笑曰子先得我心我已謀諸通判
將重新客館積材陶瓦以待時月耳監司聞而亦
可之居正曰慶之重新其有數乎得賢尹賢通判
又得賢監司志同議協事可指日爲也未幾金尹
以吏曹判書召還癸未夏蓬原鄭公興孫繼尹辛
通判具白事由因客館舊址增大其規模將經營
締搆而鄉之大族領議政申公叔舟大司成金公
永濡又嘉其事遣梓人徐休董其役先起大廳五
間前後有楹宏敞廣豁東西有軒各有上房侠室

涼煥得宜施之丹雘文彩炫耀觀者躂之下中秋
辛通判以監察召還楊公石堅繼之以次脩繕翼
以廊廡繚以垣墻事幾告成丙戌春正月鄭尹秩
滿召還和城崔公善復繼尹二月楊通判見遞鄭
通判蘭孫繼之功之未訖者兩侯措置亦有餘裕
一日辛語予曰慶之官廨將新而倚風樓又火先
儒稼亭李先生記亦隨以亡慶之往牒無文可徵
知事之終始莫如子幸記之居正曰僕前日所欠
於慶者得數君子一大重新豈不可喜而可書也
況春秋興作必書重民事也予觀今爲守令者率
皆勞民動衆時屈擧贏建一樓營一廨妨政害民
多矣今金尹辛通判創始於前一材一石費不及

民繼而鄭尹楊通判勿亟勿勞使民以時如數君子者在春秋之例亦可褒而可書也居正職忝藝苑不可以不文辭姑書大槩而歸之若崔鄭兩侯之聲績繼而書者亦必有人矣

全州拱北亭重新記

全州府即古百濟氏之完山郡甄萱竊據為都餘四十年高麗氏統三為一國除為全州我 聖朝李氏肇興於此 聖穆大王始徙朔方 太祖元年改全州為完山府 太宗十二年又復全州府府地廣民稠事繁以劇又居四方樞轄之地由京而之忠清由忠清而之湖南之嶺南者皆由焉實冠蓋輪蹄之走集也府之北五里有亭曰拱北

朝廷布德音有使命則府尹率僚吏具冠帶敬禮
郊迓于此若遇正至誕辰及 國家大慶大瑞則
府若州各具牋望闕禮送于此第因營搆歲久頹
圮殆盡行禮者有誅野之嘆辛巳冬李侯堰為尹
慨然有重新之志方事經營未就而遞李侯亨孫
踵來鳩工餝材庶幾脩舉而適丁憂見代繼而得
李府尹蕃崔通判瀆謀所以告成命邑人金思孝
董其功役遊手不煩農民閱數月而告訖州之父
老欲侈侯之舉屬予記予惟全為州山川淵氣渾
淪磅礴肇基王跡實我 朝鮮根本之地周之邠
豳是也穆祖之迁朔方其惟大王去豳之時乎
太祖開國烈聖相承設府置尹為一道之首蓋榮

之也全之父老子弟久被先王之餘化受 列聖
之深賜謳吟謌詠於豊沛之中拱北之誠倍萬尋
常前後來守者皆 朝廷重選今吾賢尹賢通判
亦一時之望爲政以敬王命禮王人爲先此拱北
之所以重新也嗚呼古人曰入其境知其教自今
過吾州問吾俗知吾鄉深得春秋尊王之義之禮
者必斯亭也若曰臺榭之修將以觀美於人爲遊
衍之地非知吾兩侯者也後之繼者庶無負今日
重新之盛意云

聞寧縣同樂亭記

聞寧小縣也左一善而右金陵面星岳而背商山
處四邑樞轄之中送迎供頓之勞實繁以劇非有

盤錯劃治之才難以稱其責然土肥腴性宜秔稻
水旱不能為災民賴饒活者多成化戊子卞侯鐔
以幹能來守不數月政化大行無簿書案牘之煩
侯日星駕適野勸民耕稼歲又連稔侯甚樂之其
暇日則率僚吏陟降原隰陶寫堙鬱一日於客館
之東數百步得一丘狀如伏鼈窮然屹然攀而上
上甚坦夷可屋而廬周回瞻顧東西數十里甘川
流其前蜿蜒舒緩有灌漑之利沃野平疇瀰漫無
際又有茂林脩竹平沙曲渚映帶左右凡山川雲
物之効伎於前者若與耳目謀而心神交也侯曰
有是哉地之勝也命工徒剷菑穢薙荆棘搆亭數
楹不侈不陋侯日登臨觀四時農作之候察生民

畎畝之鄰補不足而助不給民甚樂之至如冠盖輪蹄之輳集襜帷棨戟之巡臨從容几席一觴一詠賓主同樂而民亦樂之鄉之父老曰生於斯老於斯不知跬步之間有此奇勝今得侯而始闢豈非天地造物者慳秘不洩以待侯今日耶侯来見我語亭之勝槩而索名與記予曰夫樓觀亭榭之設非直為觀美也所以尊王人接賓客察時候也況君子有游息之所高明之地使之氣不欝而志不滯視不壅而聽不塞然則樓觀者又豈非為政之具耶當 國家隆泰之盛吏循民安時和歲豐百室按堵四境無虞若不亭榭遊觀為樂何以形容大平之氣象乎其或吏酷民頑政繁賦重餓莩

蒲野室家懸磬則雖有樓臺亭榭太守其獨樂乎
哉今侯澤在於民民孚於信侯能樂民之樂而民
亦樂侯之樂上下同樂吾於斯亭見之矣請名之
曰同樂侯曰諾書以爲記庚寅重陽節

洗心亭記

銀川君搆亭漢江之濱名曰洗心索予記予惟銀
川宗室之英維城之雅望也早有慷慨之志精敏
之才遇知我 光陵大被器重 光陵駕馭英雄
不以親廢賢歷試中外施無不可公嘗擢武科屢
將禁旅再受命分巡諸道見事風生激濁揚清綽
有臺閣老臣之風凡所踐歷蔚有嘉績 光陵之
知公 公之遭遇之奇誠千載一時而已今則公位

尊祿重優游晚節厭紛華而嗜淡泊翛然有遺世
丘壑之想茲亭在城南尺五之地擅漢都形勝之
美公於朝謁之暇往復風流逍遙閒適登臨以望
則漢江一帶滔滔混混不舍晝夜其來也無窮其
逝也亦無窮俯長江之如彼攬時物之變化夷然
豁然蕩滌堙鬱陶瀉性情是其胸中瑩徹無一點
查滓真所謂江漢濯之者矣扁曰洗心夫豈徒哉
予嘗見王公大人富貴已極聲色麴蘖之樂狗馬
花卉之玩悅耳目而蕩心志者左右坌至孰能攘
膏粱稅軒冕從事於江湖寂寞之濱者哉又遑知
夫此心之關攝於吾身而思所以洗之者哉盖心
者天之明命而我之明德其本體虛靈不昧何嘗

重官於是者非有劃治盤錯之才莫能諧以 居正
所覩記三四十年之間臨長津三縣或廢或興一
聚一分不常厥邑者凡四五再自戊寅合三為一
陞為郡為府定于一者僅二十載邑居官廨未盡
修舉今得賢太守措置有裕官廨制度極其壯是
又長湍之一中興也 居正 嘖嘖稱美之不暇鄉之
父老亦皆慕侯之德不置語 居正 曰我使君為州
恬靜寬裕不好煩其令肉我骨燠我寒未嘗見其
斂我擾我傭我者而旬月之間有如是奐輪易觀
者豈不有神助乎何其成之不日也遂求余言以
圖永久余有不腆弊廬先塋在村西亦鄉人況親
目盛美若是乎噫興作大事也聖人作春秋因事

必書以寓褒貶之辭今侯此舉不違時不擧羸不傷財深得聖人使民以時之道在春秋之例當大書特書以美之居正載筆史局可無一言乎玆不揆鄙拙略書顚末而歸之侯諱嗣源字孝甫順天望族歷仕中外有譽聞云

四佳文集卷之三